元豐類稿/卷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元豐類稿
卷十四·序十一首
作者：曾鞏

送傅向老令瑞安序

向老傅氏，山陰人。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，其所為文辭可喜。太夫人春秋高，而其家故貧，然向老昆弟尤自守，不苟取而妄交，太夫人亦忘其貧。餘得之山陰，愛其自處之重，而見其進而未止也，特心與之。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，將奉其太夫人以往。予謂向老學古，其為令當知所先後。然古之道，蓋無所用於今，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。故為之言，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，能以此而易彼也。

送周屯田序

士大夫登朝廷，年七十，上書去其位，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，亦可謂榮矣。然而有若不釋然者。餘為之言曰：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，安車幾杖，膳羞被服，百物之珍好自若，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。自比子弟，袒韝鞠　咎，以薦其物，諮其辭說，不於庠序，則於朝廷。時節之賜，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，不以朝，則以夕。上之聽其休，為不敢勤以事。下之自老，為無為而尊榮也。今一日辭事還其廬，徒禦散矣，賓客去矣，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，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，約居而獨遊，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，如此其於長者薄也，亦曷能使其不欿然於心邪！雖然不及乎尊事，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；不享乎珍好，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。不去乎深山長穀，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；不居其榮，豈有患乎其辱哉？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，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。於士之倦而歸者，顧為煩且勞也。今之置古事者，顧有司為少耳。士之老於其家者，獨得其自肆也，然則何為動其意邪？餘為之言者，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。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，與餘舊且好也。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，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。讀餘言者，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。南豐曾鞏序。

送江任序

均之為吏，或中州之人，用於荒邊側境、山區海聚之間，蠻夷異域之處；或燕荊趙蜀、海外萬里之人，用於中州，以至四遐之鄉，相易而往。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，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，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，衝波急湫隤崖落石之所覆壓。其進也，莫不羸糧舉藥，選舟易馬，力兵曹伍而後動；戒朝奔夜，變更寒暑而後至。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、土風氣候之宜，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，其變難遵，而其情難得也，則多愁居惕處，歎息而思歸。及其久也，所習已安，所蔽已解，則歲月有期，可引而去矣。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，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，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。或九州之人，各用於其土，不在西封，在東境。士不必勤，舟車輿馬不必力，而已傳其邑都，坐其堂奧。道途所次，升降之倦，淩冒之虞，無有接於其形，動於其慮。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，如不出乎其家；父兄六親故舊之人，朝夕相見，如不出乎其裏。山川之形，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，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，非其童子之所聞，則其少長之所遊覽；非其自得，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。所居已安，所有事之宜，皆已習熟，如此故能專慮致勞職事，以宣上恩，而修百姓之急。其施為先後，不待旁諮久察，而與奪損益之幾，已斷於胸中矣。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，而以苟且決事哉！

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，此兩縣者，牛羊之牧相交，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。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，孰近於此？既已得其所處之樂，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，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、廉潔之行以行其政，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，賓客之好，而所為有餘矣。蓋縣之治，則民自得於大山深穀之中，而州以無為於上。吾將見江西之幕府，無南向而慮者矣。於其行，遂書以送之。南豐曾鞏序。

送劉希聲序

東明劉希聲來臨川，見之。其貌勉於禮，其言勉於義，其行亦然，其久亦堅。其讀書為辭章日盛。從予遊三年，予愛之。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，過予別，與之言曰：東明，汴邑也。子之行，問道之所向者，以告子。子也一趨焉而不息，至乎爾也。苟為一從焉，一違焉，雖不息，決不至也。子也好問，聖人之道，亦如是而已矣。五月四日序。

送李材叔知柳州序

談者謂南越偏且遠，其風氣與中州異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，往往車船未行，輒已屈指計歸日。又鹹小其官，以為不足事。其逆自為慮如此，故其至皆傾搖解弛，無憂且勤之心。其習俗從古而爾，不然，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，而名能撫循其民者，不過數人邪！故越與閩、蜀，始俱為夷，閩、蜀皆已變，而越獨尚陋，豈其俗不可更與？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。噫！亦其民之不幸也已。

彼不知由京師而之越，水陸之道皆安行，非若閩溪、峽江、蜀棧之不測。則均之吏於遠，此非獨優歟？其風氣吾所諳之，與中州亦不甚異。起居不違其節，未嘗有疾。苟違節，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！其物產之美，果有荔子、龍眼、蕉、柑、橄欖，花有素馨、山丹、含笑之屬，食有海之百物，累歲之酒醋，皆絕於天下。人少鬥訟，喜嬉樂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，故謂之不可。如其有久居之心，奚不可邪！

古之人為一鄉一縣，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，今大者專一州，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？令其得吾說而思之，人咸有久居之心，又不小其官，為越人滌其陋俗而驅於治，居閩、蜀上，無不幸之歎，其事出千餘年之表，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。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。官於南者多矣，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，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。材叔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，同用薦者為縣，入秘書省，為著作佐郎。今材叔為柳州，公翊為象州，皆同時，材又相若也。則二州交相致其政，其施之速、勢之便，可勝道也夫！其越之人幸也夫！其可賀也夫！

送趙宏序

荊民與蠻合為寇，潭旁數州被其害。天子、宰相以潭重鎮，守臣不勝任，為改用人。又不勝，復改之。守至，上書乞益兵。詔與撫兵三百，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。希道雅與予接，間過予道潭之事。予曰：潭山川甲兵如何，食幾何，賊眾寡強弱如何，予不能知。能知書，書之載，若潭事多矣。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，絕山谷而進，其勢非不眾且健也，然而卒殲焉者多矣。或單車獨行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。顧其義信如何耳。致吾義信，雖單車獨行，寇可以為無事，龔遂、張綱、祝良之類是也。義信不足以致之，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，卒殲焉，適重寇耳，況致平邪！陽旻、裴行立之類是也。則兵不能致平，致平者，在太守身也明矣。前之守者果能此，天子、宰相烏用易之？必易之，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。今往者復曰“乞益兵”，何其與書之雲者異邪？予憂潭民之重困也，寇之益張也。往時潭吏與旁近郡蘄力勝賊者，暴骸者、戮降者有之。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？抑猶不免乎為是也，天子、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？潭守近侍臣，使撫覘潭者，

郎吏、御史、博士相望。為我諗其賢者曰：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，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。事已試而施諸治，與時人之自用，孰為得失耶？愚言倘可以乎，潭之患，今雖細，然大中、咸通之間，南方之憂常劇矣，夫豈階於大哉！為近臣、郎吏、御史、博士者，獨得而不思也？希道固喜事者，因其行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。慶曆六年五月□日，曾鞏序。

送王希〈字潛之〉序

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。始其色接吾目，已其言接吾耳，久其行接吾心，不見其非。吾愛也，從之遊，四年間，鞏於江西三至焉。與之上滕王閣，泛東湖，酌馬跑泉。最數遊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，閣之下百步為龍沙，沙之涯為章水，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，皆江西之勝處也。江西之州中，凡遊觀之可望者，多西山之見。見西山最正且盡者，唯此閣而已。使覽登之美窮於此，樂乎莫與為樂也。況龍沙章水，水涯之陸陵，人家園林之屬於山者莫不見，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，其為樂可勝道邪！故吾與潛之遊其間，雖數且久不厭也。其計於心曰：奚獨吾遊之不厭也，將奉吾親，托吾家於是州，而遊於是，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。未能自致也，獨其情旦而作，夜而息，無頃焉忘也。病不遊者期月矣，而潛之又遽去，其能不憮然邪！

潛之之將去，以書來曰：子能不言於吾行邪？使吾道潛之之美也，豈潛之相望意也，使以言相鐫切邪，視吾言不足進也。視可進者，莫若道素與遊之樂而惜其去，亦情之所不克已也，故云爾。嗟乎！潛之之去而之京師，人知其將光顯也。光顯者之心，於山水或薄，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？其豈使吾獨也乎？六年八月日序。

王無咎字序

名字者，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，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己之辭也，非若行然，不可以假借雲也。何也？問其名曰忠與義，其實亦然，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，責其不然者，知其假借雲也；問其行曰忠與義，則人皆求其信然者，責其不然者，其可以假借雲乎！然而人無貴賤愚良，一欲善其名字。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，亦曰愛其身而已。愛其身而不善充之，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。不誠乎身莫大焉，豈愛其身也，不若於名字乎，勿求勝焉，於行乎，汲汲爾以愛其身，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。以為愛其身非至，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，未嘗一皆善其行。有愛其身之心，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。可嗟也已！

南城王無咎來請字，餘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，然古之人重冠，於冠重字，字則亦未可忽

也。今冠禮廢，字亦非其時，古禮之不行甚矣。無咎之請也，雖非時之當，然庶幾存其禮。予欲拒，安得而拒也。取《易》所謂無咎者，善補過者也，為之字曰補之。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，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。補之明經術，為古文辭，其材卓然可畏也。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己，餘之所望於補之也。假借乎己而已矣，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！

送蔡元振序

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，士亦擇所從，故賓主相得也。如不得其誌，去之可也。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，非惟守不得擇士，士亦不得擇所從，賓主豈盡相得哉！如不得其誌，未可以輒去也。故守之治，從事無為可也；守之不治，從事舉其政，亦勢然也。議者不原其勢，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，從事舉其政，則為立異，為侵官。噫！從事可否其州事，職也，不惟其同守之同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，可乎？不可也。州為不治矣，守不自任其責，己亦莫之任也，可乎？不可也。則舉其政，其孰為立異邪？其孰為侵官邪？議者未之思也。雖然，跡其所以然，豈士之所喜然哉！故曰亦勢然也。今四方之從事，惟其守之同者多矣。幸而材，從事視其政之缺，不過室於歎、途於議而已，脫然莫以為己事。反是焉則激，激亦奚以為也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。為從事乃爾，為公卿大夫士於朝，不爾者其幾邪！

臨川蔡君從事於汀，始試其為政也。汀誠為治州也，蔡君可拱而坐也；誠未治也，人皆觀君也，無激也，無同也，惟其義而已矣。蔡君之任也，其異日官於朝，一於是而已矣，亦蔡君之任也，可不懋歟？其行也，來求吾文，故序以送之。

送丁琰序

守令之於民近且重，易知矣。予嚐論今之守令，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。此數人者，非特任守令也。過此數人，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，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。至天子大臣嚐患其然，則任奉法之吏，嚴刺察之科，以繩治之。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，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。於是下詔書，擇廷臣，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。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，可謂無不至矣。而詔雖下，舉者卒不聞。惟令或以舊制舉，不皆循歲月而授。每舉者有姓名，得而視之，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，卒亦未見焉。舉者既然矣，則以餘之所見聞，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，卒亦未見焉。猶恐予之愚且賤，聞與見焉者少，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，則求夫賢而有名位、聞與見之博者，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，卒亦未見焉。豈天下之人固可誣，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！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，則數

更法以禦之。法日以愈密，而弊日以愈多。豈今之去古也遠，治天下卒無術哉！蓋古人之有庠有序，有師友之遊，有有司之論，而賞罰之始於鄉，屬於天下，為教之詳至此也。士也有聖人之道，則皆得行其教；有可教之質，則皆可為材且良，故古之賢也多。賢之多，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，獨千里、百里之長哉？其為道豈不約且明，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？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，密於法而不勝其弊，若今之患哉？今也，庠序、師友、賞罰之法非古也，士也有聖人之道，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，則無路焉。人愚也，則愚矣！可教而賢者，卒誰教之哉？故今之賢也少。賢之少，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，獨守令哉？是以其求之無不至，其法日以愈密，而不足以為治者，其原皆此之出也已。噫！奚重而不更也。

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，南城之政平。予知其令，令曰：丁君之佐我。又知其邑人，邑人無不樂道之者。予既患今之士，而常慕古之人，每觀良吏一傳，則反覆愛之。如丁君之信於其邑，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，故愛之特深。今為令於淮陰，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。於令也，得人矣。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，信於此，有不信於彼哉！求餘文者多矣，拒而莫之與也。獨丁君之行也，不求餘文，而餘樂道其所嚐論者以送之，以示重丁君，且勉之，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。

謝司理字序

君子之於德澤誼行，大有為者也。於為之也，有明而易知者，有不示其用者。若乃數度號令，因造損益，淳雜出入，則所謂明而易知者，使人靡靡然化之，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，無深關復鍵穹墉奧屋為之掩覆也。泊然莫能知其所以發而至者，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。《易》曰“知微知彰”，彰顯之微，不顯之謂也。又曰“幾事不密則害成”、“退藏於密”者，皆不顯之謂也。陳郡謝君名縝。縝，密也。而取字乃本諸此，而字曰通微。以謝君之材，其向道也，苟為無畫，無不至者也。可以有為者也，能見其事業者也，能不表其跡者也，亦在懋之而已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